

荡妇

〔法〕

● 弗雷德里克·达尔 著
孙 迁 译



内 容 简 介

荡 妇

[法] 弗雷德里克·达尔著

孙 迁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88年·长春

内 容 简 介

少妇阿妮丝聪明、精干、美丽、迷人，但自私而淫荡。年轻时因感恩律师瓦尔弥而与之结为燕尔。婚后不久，水性杨花的阿妮丝与人私通。东窗事发后，阿妮丝因看重瓦尔弥地位而将情夫毒死。瓦尔弥只好同阿妮丝恩断情绝。阿妮丝带着女儿嫁给阔佬塔里德，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为满足私欲，阿妮丝又和年轻的室内装饰师埃尔韦通奸。为拢住埃尔韦，为夺取一笔可观的人寿保险金，阿妮丝又唆使埃尔韦去杀害前夫瓦尔弥。

埃尔韦未能将瓦尔弥致死，阿妮丝为灭口，又用同样的方法毒害埃尔韦。幸好，埃尔韦被救。

双重杀人罪阴谋破败，阿妮丝老羞成怒，竟以肉体换取向她进行讹诈的流氓头子蒂诺与她同谋，要他干掉瓦尔弥。结果，瓦尔弥大难不死，蒂诺又成了阿妮丝枪下鬼……

阿妮丝多行不义，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

小说揭露和批判了阿妮丝奢流的资产阶级贵妇的精神空虚和道德沦丧，无情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邪恶和污秽。

情节离奇，语言流畅，笔触细腻，耐人寻味。

荡 妇

〔法〕弗雷德里克·达尔 著 孙迁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6.5 印张338,000字数

北方书刊发行公司发行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插页3张

印数1—200420册

沈阳7212工厂印刷

定价：3.80元

手以这三款个红票出法对家生国者尊重有恩
脚下山青前罗西取不竟自，去法前只物紫向喜得又第疏
得束友，丁市比如信都前到望果一向普科里派新出来恩。也
由醉而普按潮用果西个一景献，引大由普西前个一景天朝
其取人行由科为助伙案因的突而特到，开一前大儿派去美里
以加到断由西强取而前之得保，又喜的既博曾未普由画曼育
由土到用保中出平儿五智才不美而，照甘由的既派刀取景总
取情显好第前曾不，而然，由取第刀取景主，由到更和而和
而前强拉去普到景在受景，高第到到回
也，这景的既强拉取对家面悲而个致下，丁量日中不别

1

由食公由个由牛由以不附，到，断分式出景社，和能想普人
第五由尔者，取将某春景然得也到前，要由更以普力前景
的由，他决定亲自动手。由一放，玉端育由前，小此，到户前人

何况，当事关要干掉某人的时候，不管被干掉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卑微，要想物色一个打手谈何容易。眼下在奥尔纳诺大街向克里尼昂古尔门蹒跚的这个流浪汉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但在户籍簿上，流浪汉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埃尔韦·沃热一边凝思，一边以全能运动员似的青年人的灵活步伐跟踪着流浪汉。对于就要被他打杀的这个穷光蛋，他决无半点儿恻隐之心，倒是感到一种连自己也很难理解的无名的憎恨。他对这个即将成为受害者的憎恶大概是因为这个倒霉蛋儿过于可悲和令人作呕了。也许还因为，尽管他衣衫褴褛，满身污垢和一副窝囊相儿，但其身材却相当魁梧。埃尔韦想到失败就不寒而栗。万一被抓获，他会宁肯自杀也不

愿在重罪法庭上承认是击毙这个瘪三的凶手。

流浪汉拐弯向蒙赛尼街走去。在夏尔邦酒吧前停住了脚步。原来他被那里挂着的一块蹩脚招牌给吸引住了。这块招牌无疑是一个嗜酒者的大作，那是一个酒鬼用嘴对着酒桶的龙头在那儿大喝一气。这种可笑的图案对他这样的行人却具有漫画作者未曾料到的意义。勾勒之简洁和颜色的调配可以说是现代派理论的写照。而埃尔韦曾在几年当中利用晚上的时间所攻读的，正是现代派理论。然而，不管流浪汉显得如何馋涎欲滴，最终还是没有走进酒吧间。

埃尔韦打量了一下这个可悲的家伙那软绵绵的身影。此人有些虚胖，这是因为饮酒过度，倒不是由于吃了什么食物。说他饮酒过度也罢，他脸上仍然保留着某种难以言状的正常人的气质。此外，他五官端正，这一点也是在与他境遇相同的人身上所罕见的。虽说他的眼皮有些浮肿，双颊略显下垂，但其面部仍流露出昔日的生气，这反倒更突出了他现在的落魄。

但使年轻人感到迷惑不解的倒是流浪汉的眼神。过度的酒精使得他那碧蓝的眼睛变得淡然无色，完全失了光泽。埃尔韦不禁想道，这跟菜农在园圃里为吓唬鸟禽而用马口铁制作的假猫的眼睛别无二致。

那家伙停了一下继续往前走。在克里尼昂古尔建筑物前向右转弯，穿过马路朝鱼市大街走去。

又走了几米以后，他进了一个铺石路面的门洞。埃尔韦盯着他穿过一家古怪的旧货店杂乱的院子，院子的尽头是旧货商敞开着的库房。无奇不有的旧货一直堆到库房的门外。

人们可以看到一排被青苔腐蚀得丑陋不堪的塑像，一些生了铁锈的花园里的长凳，一堆同样腐蚀了的手提汽油箱，另外一些杂七杂八的物什早已面目全非了。

“马蒂诺先生！”流浪汉叫了一声。

楼里的一个女人一边唱着歌，一边把洗好的衣物晾在和窗户的长插销连着的绳子上……从地下室冒出一股呛人的恶臭气味儿使埃韦尔联想到从前他所熟悉的食物储藏室的味道……其实，他本可以在大街上等候那个家伙，但他油然感到流浪汉和他自己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即凶手与受害者之间常有的那种奇特的联系。

他想观察一下他决心干掉的这个人在生命结束前所度过的时刻。他感到，眼下的一切将在他今后的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而且，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在这满是苔藓的院落里的形象将会长期萦绕在他的脑际。

“马蒂诺先生，您在家吗？”

从杂物堆里走出来的是个愁眉苦脸的小老头儿，活象只小耗子。他身穿一件卷领粗羊毛衫，这和他的高领极不相称，下身穿一条蓝裤子，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帽檐的鸭舌帽，还架着一副镜片已经破了的眼镜。他用拇指和食指捻搓着他那一撮粗壮的小胡子。这撮胡子大概算他身上唯一的动人之处了。

“哟！原来是你呀，‘公证人’。”小老头儿说着。

对方伸出一只满是油垢的黑手。

“马蒂诺先生，我给您带来了点儿东西……”

他随手从上衣两个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三个很大的铜水龙头来。马蒂诺老爹看到以后情不自禁地嘘了一声。

“怎么样，货色不错吧？”“公证人”夸耀地说。

马蒂诺没有吭声。他接过三个水龙头，放在一个古老的磅秤的秤盘上，又用拇指扶了一下天平梁。

“两公斤半！”老头儿撒谎说，但他那说谎的口气简直是不容别人分辩的。

“公证人”沮丧地叹了口气。

“才这点儿分量！”

马蒂诺把三个水龙头扔进了一个装着其他铜货的木箱子。

“你在哪儿弄到的这玩意儿？”他没理睬对方的抱怨而反问道。

“是一个朋友转手的……”

老头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蹩脚的钱包，拿出一百法郎和五十法郎的钞票各一张。

“您收购铜的价钱是多少？”“公证人”哀叹地问。

“一公斤六十法郎。”马蒂诺坚定地说。

“可往常是七十法郎呢！”

“象刻着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字样的这种铜货另当别论。”小老头儿反驳说，同时捋了捋他的小胡子。

他又以心安理得的神气说：

“如果你的朋友有铅出手的话，我愿出八十法郎！”

“我去告诉他……！”“公证人”回答说。

“好极啦，去告诉他吧！”

马蒂诺在他那令人不安的库房的深处消逝了。“公证人”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抬起眼睛看了看一直在那儿唱歌的女

人……然后转身走出了那幢楼房。

夕阳开始西下，不过天空仍拖着一条镶着澄黄边的紫红彩带。“公证人”开始沿着奈大街往回走。埃尔韦紧紧地尾随不放，一直跟到圣多昂门。

年轻人有些焦躁不安，他觉得这一次大概是难以成功了。流浪汉却越走越快，象是有确定的目的地似的。埃尔韦一直跟在后面，为使自己能心安理得，隐约地希望着实施自己计划的机会。要是夜幕降临就好了！可是这春天的白昼又偏偏是那么漫长，而碧落仍然象画家的调色板似的五彩缤纷……

这时，“公证人”又来到拉封丹大街。他进了一家小食品杂货店，店门口的蔬菜筐子里的菜蔬已经枯萎。埃尔韦看到他从店里出来时每只手里都有一瓶酒。流浪汉随后进了一个死胡同。拉封丹大街上商人的手推车就停放在这里。死胡同的尽头是一扇矮门，门已经脱臼，靠着下面的铰链还维系在那里，就象一片纸似地挂在那儿。流浪汉推门而入。埃尔韦等候了片刻。他看到流浪汉的身影出现在玻璃已经破碎的窗子里，随后重新隐没在二楼这间陋室的污浊的黑暗里。房子的底层靠一些很粗的木桩支撑着，就象干坞时的船身。

埃尔韦知道，“公证人”今天是不会再出来了！

2

阿妮丝一边听着对方讲话，一边瞅着缟玛瑙挂钟。这个饶舌的妇人简直使她不能忍受。

“她要是再缠我半小时，”阿妮丝思忖道，“我就出不去了。”

她对这个女客人的厌恶超过了她以前对任何人的憎恨。而且这位莫巴宗太太明明知道，她接待客人总是在星期三！可这位夫人还是给她打了个仓促的电话：

“亲爱的，我必须和您谈谈，我有件重要的事需要向您请教……”

莫巴宗先生是阿妮丝的第二个丈夫亨利·塔里德的最大主顾……怎么好拒绝呢？……

当然，她所谓的要事不过是有关室内陈设的蠢事。

“我亲爱的朋友，您是很有审美观的，您看，我们的整个套房布置的全是本世纪初的家具，给我儿子的房间布置查理十世式的家具合适吗？让·弗朗索瓦硬说我们的家具太暗淡了……当然，查理十世式的家具都是浅色的……”

阿妮丝的手指在安乐椅的靠手上不停地捻搓着。高雅的挂钟的时针指着六点。她真想拿起一件什么沉重的东西砸到莫巴宗太太的脸上去。她急得心慌意乱，互不相干的词汇在她脑子里乱作一团……

“查理十世！六點十分！……”

电话的铃声适时地打断了她们的谈话。

“请原谅。”阿妮丝说着站起身来。

电话机就装在候见厅。她拿起听筒。原来是线路接错了。这对她倒是件意外的礼物。阿妮丝回到客厅，找到了给这位讨厌的妇人下逐客令的借口。

“真烦人，亲爱的，我的裁缝要我马上到他那儿去一下，

说是最后一次试样子……”

她说这番话时是不假思索的……一切又显得极其平常，既风流倜傥又合情合理……她看出莫巴宗太太并没受骗，但面子上总算过得去了。阿妮丝已经为她牺牲了两个小时，也算是尽到了义务，同时也是对亨利·塔里德领导的法国广告业公司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她从开向莫里斯—巴雷斯大街的高大的窗子里窥视着女客人的返程。当此人上了自己的汽车以后，阿妮丝拿起放在卧房的梳妆台上的手套和手提包，同时在镜子里打量了一眼。她感到满意。虽然四十岁了，她并不显老，甚至可以说更标致了。

阿妮丝身材窈窕，或者说修长，她根本不需要用严格的饮食制度去保持自己年轻美丽的身段和扁平的腹部。她的体形仍象二十岁时那样的坚挺而充实。充其量也只有她颈项上的几条浅浅的皱纹能表现出她的年纪。

阿妮丝知道，她的衰老可能从脖子开始……她的颈项较长，这一直使她具有迷人的风度。那末，衰老从最美的地方开始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阿妮丝是个刚强的女人，她懂得接受不可能抗拒的东西。

她的皮肤是茶褐色的，瓜子儿脸上闪烁着光辉的双眼。从来没有人能说出她的眼睛的颜色，因为它们实在太富于变化了。照她女儿夏娃的说法，就是一双“变色龙的眼睛”。长时期以来，她的头发已经脱色，这倒是个适时的警报。姑且让青春的美丽消失吧，阿妮丝很清楚，她还掌握着一件更有效得多的法宝，那就是魅力……

她凑近镜子，近得都碰上了自己的鼻子。这样她能够以

最近的距离审视一番。

“我还可以保持十年。”她想道。

保持十年，不需要花费多大的努力。但她在这十年里要尽情地享受……

隔壁房间的小摆钟不象刚才那么含着敌意了，敲响了六点半。

阿妮丝在镜子里看不清自己的面孔了，因为她的呼吸使镜子变得模糊不清。她也就不再照下去，镜子上已经蒙上了一层蒸汽。当埃尔韦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她的眼睛就会象镜子所呈现的这般朦胧。

这位少妇把自己的运动汽车停在卡尔波广场街的最后几根路灯下面。她发现埃尔韦的房间没有灯光。这使她蓦地感到一种可怕的恐惧。

她的情人大概没有完成她的使命。她甚至想象出他已被警察抓获。她深知埃尔韦顶不住严厉的讯问。他那套信誓旦旦的决不松口的诺言全都是空话。他是个优柔寡断和容易被别人左右的人，他过分重视眼前而容易屈从于比他强的意志。

阿妮丝从手提包里取出房间的钥匙。这个小套房是她租到的，房间也是由她布置的。她深情地挑选了每一件家具并定做了每个房间的窗帘。这是在楼底层的一个独立套房，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地处蒙马特尔外省小马路旁边，的确是情人们的一个理想安乐窝。

阿妮丝把钥匙插到锁眼之后，突然又停住了。到埃尔韦的房间里去等他是否谨慎？万一埃尔韦事情败露，警察要来

搜查他的住所的话，她作如何解释呢？

她终于又回到她的黑色西姆卡卧车里，坐在罩着红套的坐椅上，注视着埃尔韦的归来。

阿妮丝不喜欢这种令人揪心的隐忧。她一向善于克制。而目前这种不为人知的脆弱倒使她感到不安。

她现在正经历着一生中最微妙的阶段。需要有惊人的毅力来对付命运的挑战。阿妮丝完全清楚，只有那些对运气坚信不疑的人才能交好运。她就坚信自己的运气。她现在的不安是因为她并非单独行动。既然已经把那件肮脏的差事交给了埃尔韦，她就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那项差事所包含的危险已经失去了她的控制，正是这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才使她暂时处于脆弱地位。何况，无论如何，阿妮丝不可能亲自行凶，因为这不是女人的事情；再则，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要物色一个能干掉“公证人”而又不担任何风险的话，她则是最不适当的人选。

阿妮丝下意识地揪了一下汽车仪表板上的电动点烟器。它只二十秒钟就能烧红。松扣声的微弱响声倒把她吓了一跳。这时她从手套盒子里取出一支过滤嘴香烟并点燃了。平常她很少吸烟，只是在揣摩自己的风姿或是向对话者回避自己的目光时才偶尔为之……烟雾开始在汽车里缭绕，盘旋到汽车的顶灯之后又吸卷到车外。

年轻人是不是在最后时刻表现出动摇？如果阿妮丝信教的话，那么现在肯定会希冀承受天恩，甚至近于祷告了。可是，人们能为凶杀的成功而祈祷吗？阿妮丝是迷信的。她乐于从日常的生活琐事中去发现神秘的迹象。例如在她看来，

有的皮鞋是应该忌讳的，有的口红是象征吉利的，有的首饰能给她带来运气……每逢象今天这样的严重时刻，她总要煞有介事地反复推敲所有这些滑稽可笑的王牌……

阿妮丝吞云吐雾一番之后，觉得香烟的味道甜得腻人，便把烟扔进了烟灰缸，剩下的香烟还在燃烧。

突然，车门外出现了一个人影。她看到一个苍白的面孔，正是埃尔韦。路灯的光芒把他的脸照成了淡黄色。她并没发觉他的到来，却是埃尔韦认出了她的汽车。

他替她打开车门。和往常一样，当阿妮丝下车时他总要端详她那迷人的双腿。阿妮丝不敢向他提出任何问题。她的心在怦怦地跳着。她跟着埃尔韦进了房子，登上只有两级的台阶，当他开门进去之后，她也紧跟着一闪而进。

套房里有它独特的气味儿。自然是埃尔韦的味儿，这是烟草、涂擦剂、高级洗发剂和酒精混合在一起的奇特的气味儿……

当埃尔韦把房门反锁时，阿妮丝开动了电动转换器。

第一个房间里摆着一个柔软的长沙发，一张矮桌和一件看来是占有核心地位的家具，电视机、收音机和电唱机都放在这儿。墙上挂着浅蓝的细毡，而长沙发上的坐垫则是血红的。

阿妮丝把手提包放在小桌上，旁边摆着一个毕加索图案的花瓶，这是为他们结合一周年而准备的礼物，花瓶里插着玉米穗和椰子壳。

阿妮丝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背对着她年轻的情人。她是想恢复一下体力，埃尔韦对此已经心领神会了。他走上去用

双手从背后搂住了阿妮丝的胸脯。他感觉到情妇的乳房在急促地起伏着。

“怎么样？”她以古怪的嘶哑声音问道。

“不怎么样。”他回答。

阿妮丝顿时恢复了镇静。

她摆脱了他的拥抱，转过身来用眼睛盯着埃尔韦，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个究竟来。显然，他会遮遮掩掩……

埃尔韦的面部流露出茫然的腼腆，细嫩的皮肤因羞愧而变得绯红。他简直象个犯了错误的中学生。他的蓝眼睛躲躲闪闪。阿妮丝使他害怕，尤其是当她的目光变得阴沉而咄咄逼人的时候。

“你说吧。”

“从今天早上我就跟踪他……”

他突然停住了，因为他感到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叙述的……他的一天完全可以归结为他刚才回答阿妮丝时那句尴尬的话：“不怎么样！……”

但她是要弄个水落石出的。她已经开始对他失去信心。埃尔韦只是个谈情说爱的后生，可完全不是什么行为果断的男子汉。他太容易被感化了。他那富于幻想的头脑一遇到决定性的时刻就会失灵……他缄口不语，因为他更强烈地感觉到情妇对他的无言的轻蔑。

“我发誓，妮丝，我确实没有找到机会……”

“是的，是的，”阿妮丝失望地说。

“他一直都在行人密集的地方。对啦，他到了里昂火车站……偷了盥洗室的几个水龙头。”

“水龙头？”阿妮丝诧异地问，对这类小偷小摸感到莫名其妙。

“为了卖钱，因为是铜做的。他跑遍了整个巴黎，我也一样……都把我累死了……他把水龙头卖给了一个旧货商店……然后买了两瓶红酒就回家了！”

“你也一样？”好胜心强的阿妮丝挖苦地问。

“我不能……”

“不能什么？”

“可是……我不能在他家里下手！”

“傻瓜！”阿妮丝半恼怒半怜悯地说。

“为什么？”

“你不懂得，这是干掉他的最理想的地方。”

“那你说说看，阿妮丝！”

“熏狐狸要在狐狸窝里熏，亲爱的……”

他把一只手伸进自己剪得很短的金黄头发里。

她突然装出一副对刚才的事毫不介意的样子。

“这没什么，埃尔韦……过去就过去了。”

他似乎平静了一些。但他那青年男子的傲慢即刻又占了上风。

“你在嘲弄我！”他反驳说。

“我可没这种意思……你根本不是……这样的材料。”

“我不是这种材料？”

他咬紧牙关。

“你知道吗，我的荒谬就在于我竟认为你有能力完成这样一次……决定性的行动。不过没关系，我的爱……没关系。”

她这般温存倒比最尖刻的揶揄更令人难以忍受。

“妮丝，等着瞧吧，请看明天的报纸……我只要求你这一点……”

她眨了眨眼，嘴角边流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

这样的莞尔一笑对埃尔韦是富于魔力的。他疯狂起来。情妇通过嘴唇的这个细微动作就可以疏远他。每当她这样微笑时，他总觉得她是不可亲近的，遥远得象是到了另一个星球。

“不要这样！”他恳求地说，“妮丝，别动气了！”

她醉心于自己特有的用语。“别动气了”等于说“别再笑了”……

他一下子跪在割绒地毯上，额头埋在阿妮丝的裙子里。自从四个月以前在骑马场（每周他到那儿骑马）与阿妮丝邂逅之后，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子。这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还包括他的内心世界和隐私。在埃尔韦看来，世界也改变了面貌。

直到今年秋天“一见钟情”之前，埃尔韦还是一个探索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青年。更确切地说，他在等待着比自己强的女人来发现自己，而且下意识地希望听任这样的女性摆布。

他这个异想天开的青年身上有一种近乎女性的气质，这使他随时可以听命甚至委身于人。而在阿妮丝身上，他找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情妇：她能控制他，满足他炽烈的情欲，同时也使他的弱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认识阿妮丝以前，年轻人在这个与他格格不入、他也不善于观察的世界上，还处

在十字路口上。从那以后，阿妮丝已为他选择了前程。埃尔韦是由寡母抚养大的外省人。正如其他许多和他性情相近的人一样，他的软弱被认为是艺术气质的细胞。他自己也很以为然，并毫无困难地使母亲同意送他去美术学校学习。到那儿去学习真正的艺术家生而知之的东西。

不言而喻，他只是个蹩脚的学员。

他可以和心血来潮的朋友们喝着威士忌谈笑风生，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使用一支画笔……

他只好从美术学校转到艺术装饰学校……但仍然毫无起色。和以前一样，他仍是平平庸庸，其唯一的作用就是烘托那些更有天赋的同窗。

然而，阿妮丝使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用裁缝的行话来说，她对他进行测量、估计之后，再“熨平”和重新剪裁。她首先把他训练成一个有经验的情人，这使埃尔韦感到一种男性的骄傲。接着就把他安置在这个隐秘的套房。这又使埃尔韦感到共同生活的价值，觉得自己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殊不知他只是一个圈在金窝里的奢侈动物，是满足这个奔放任性的美妇人的玩偶。

他开始轻轻地抚摩阿妮丝的小腿，接着温柔地向上移动着双手，这已经是一种作爱的举动了。当摸到长统袜的边缘时他的手突然停住了。他每次接触到这微温的皮肤都会感到一阵慌乱，因为阿妮丝在激动得瑟瑟颤抖，往常总是这样开始的。然后阿妮丝会温存而强烈地把他搂过来。当他抱着她的时候，她总是用她那令人神魂颠倒的大眼睛盯着他。她这种目不转睛的注视比她的权威更能稳稳地控制他。他也心甘情愿地接